

西漢演義

五
上

八遠
2649
16-6



門 遠 21
號 2649
卷 16-6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之五

懼楚罪陳平歸漢

却說項莊季布回見霸王備言司馬卬被虜河內已失臣等行至中途知此消息遂卽旋師回恐勞民動衆無益于事王怒曰朕差汝救援河內往回將月餘矣不遇敵而空回以致河內有失去朕一藩鎮矣皆爾等之罪也陳平在側曰陳平雖歸漢其立心行事畢竟是小人二將雖去亦不能以保河內且韓信用兵彷彿孫吳二將豈足以爲敵哉陛下不必深罪二將臣與范亞父同二將親領一枝人馬復取河內阻韓信不得東來陛下伐齊之後却舉兵而西料漢王決敗而韓信可擒也不然關

中之地悉為漢有不獨一河內而已霸王益怒曰前殷王
 求救汝亦在左右羽言亦是獨無一言及此今河內已失乃欲勞師
 遠征以為復取河內不亦欺誑朕躬耶遂將項莊季布叱
 退是日即罷陳平官令勿侍左右平退居私第終日鬱鬱
 不樂因密令家童整點行李暗打發家小回陽武去訖乃
 獨身仗劍從小路投洛陽來一日將日西到黃河邊四顧
 無人船近沙灘灣一隻小舟平叫曰過往客人遠來欲過
 河投宿小舟中走出兩人來眉目兇惡年各二十四五歲
 平思此二人必黃河邊水賊若欲回避反致謀害不若上
 舟渡河自有計較二人上下觀觀陳平一遍心中甚喜遂

扶平登舟將近中流二賊欲船中取刀殺平平思賊之所
 以害我者利吾之財也我若惜身之所藏必被賊害矣乃
 告賊曰平之奇計若爾真應變之才某雖過客亦知水性願棄身與二公駕舟庶行乃
 速耳遂將一身衣服所藏之物盡行脫去裸身立于舟上
 示無懷挾一賊私相笑語曰吾二人以彼身邊必有所藏
 欲利其有觀裸身而見則無所藏可知矣遂無殺平之心
 乘順風瞬息過河陳平上岸迺得性命急投店中來已近
 夜矣店中人見陳平裸身而來大驚曰子必河中遇賊也
 平哀告曰某乃河南客商楚地買賣負資回家行晚過河
 領二家僮皆被殺死因我苦苦求告將衣服行囊盡行盜

去饒此性命來投寶店幸念同鄉留宿一宵借舊衣遮躰
得命回家決重報厚德店中人聽陳平言語不俗又見顏
貌甚修美一時各出衣服數件與平穿着就請同席飲酒
共宿一夜次日陳平拜謝店主並同伴者遂投洛陽大路
徑往咸陽而來先訪故友魏無知備道項王失政獨恃強
暴不納忠言蔽塞賢路某素知漢王寬仁大度好謀能斷
任賢使能各盡所長乃真命之主也願背楚千里而來傾
心事之敢借故人吹噓之力薦拔一言少得錄用不敢忘
所自也魏無知曰漢王虛心以求天下之賢故四方之士
心悅誠服願欲立于其朝若先生抱經世之才挾奇謀之

術置之帷幄必能筭策我漢王見之不待推薦必留重用
也陳平拜謝一日魏無知乘漢王無事因告曰楚國陳平
深慕大王盛德今棄楚仗劍歸漢與臣故舊數知其能王
若留用必有裨益王曰此非昔年鴻門相遇之陳平乎無
知曰正是此人王曰寡人懷念此人日久每欲一見不可
得今來投降實合我心卽召見曰昔年得君維持之力幸
出鴻門于心終不忘今喜爲同朝之臣甚慰我心遂相語
竟日漢王甚喜悅便問居楚何官平曰在楚爲都尉是日
卽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日侍左右諸將紛紛相議
曰一時亡命之徒躰身而來未知淺深遂拜爲都尉又朝

夕在王左右，恐有不測之變。王聞之，益加優厚。一日，周勃等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以臣等觀陳平為人，乃反覆亂法之臣也。願王察之，不可為奸宄所惑。王聞說，即召魏無知責之曰：汝薦陳平可用，今觀盜嫂受金，行檢貧污，薦舉非其人矣。汝亦有罪。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乙夜五起，毋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因又召平亦責之曰：先生事魏不忠，後歸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有信行忠直者，固如是乎。平臥，臣

非一可用之物，隨人用與不用耳。魏王不用臣，臣故去而

歸楚，楚不能用臣，復去而歸大王，亦隨人所愛而取用也。

臣素聞大王能用人，故不辭千里而來見王，王實能用之。

臣前日歸漢之時，渡河遇賊，躡身而來，若不受金，實無資

用。誠能畫計，有可采者，取用而成績，則大王所抑者小，而

所獲者大。苟大王聽人言而不用臣計，則所得之金俱在

私囊，臣不敢隱，請封輪于官，願乞骸骨以歸故里。大王之

恩大矣。王聞平言，乃深謝陳平，益加厚賜，復又遷拜護軍

中尉，使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為譖言矣。此見漢王顛

倒豪傑，莫知端倪。史稱漢王知人善任使，此其一節也。有

詩曰

兩國爭橫用計時，陳平謀上楚無知。漢王不聽羣讒謫，贏得他年六出奇。

漢王厚遇陳平不題，却說韓信差人飛報漢王，已得河內。王甚喜，又見各路諸侯納款歸降，各國奇謀敢勇之士，亦皆順附。忽又左右來報，夏侯嬰引常山王張耳投降。王曰：張耳自幼與陳餘為刎頸交，後立為王，各不相協。昨聞陳餘殺張耳家屬，追耳止存五騎，今來投降，亦孤鳥奔林，射者望的也。即召相見，夏侯嬰引張耳入見漢王。王曰：久慕賢王盛名，今來相見，實慰渴懷。張耳泣曰：臣耳與陳餘，自

幼相交甚善，今為私讐殺臣家屬，終身之恨，不共戴天。恭聞大王瑞徵五星，天人協應，反楚之道，而易之以寬仁，真天下之主，民之父母也。願延頸歸降，倘蒙錄用，他日得沾尺土，報一家之讐，雪終身之恨，臣雖肝腦塗地，亦無憾也。漢王大喜，遂重用張耳。仍仍、呼、常、山、王、亦、漢、王、籠、人、套、子以常山王呼之。漢王又見張耳歸降，甲士雲集，遂與羣臣商議曰：寡人自出褒中以來，各路諸侯順應，兵馬集聚四十餘萬，意欲舉兵而東，駐札洛陽，與韓信人馬會合同伐楚。爾等以為何如？羣臣曰：大王兵威益振，所向無敵，正當獎率三軍以伐無道，臣亦得東歸以見故土也。張良曰：大王兵威雖振，而歲星未利，恐東

征亦難取勝以臣愚見當養威蓄銳須待明年乃其時也
王曰寡人東歸之心無日不倦倦于懷久棲于此非我志
也遂不聽張良之言分付大小文武將佐擇日起兵就請
太公呂后同行羣臣聞漢王東征各人心喜數日間三軍
整點齊備來奏漢王曰馬步軍卒已整點四十餘萬大小
將佐二百餘員請王車駕啟行于是漢王差人約會韓信
俱至洛陽取齊大勢軍兵徑往河南大路進發未知伐楚
勝負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用智去詐用仁去貪用勇去怒王其有之

董二老遮道說漢

却說漢王大兵行至河南有洛陽王申陽率領文武將士
出郭遠接漢王一路看洛陽形勝左據成臯右阻沔池前
向崧高後介大河東聯嶠山西接潼津五嶽中爲中嶽古
人謂河南爲天地之中風景華美山川明秀不能徧觀盡
識也忽前驅來報有數十鄉老望塵遮道欲來見王王曰
召來相見其中有一鄉老年極高大姓董人稱爲董公三
老昔日曾在大江中救義帝屍扶塋于郴州今聞漢王到
洛陽領衆鄉老來見因進告曰臣等衆鄉老候大王日久
欲有一言上諫王曰爾有何說董公向前曰順德者昌逆

德者童老兵出無名數戶勝雄師百勝大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破項

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

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

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王今師出無名不過徒爭尺寸之

土耳死竟漢王五載成功定處此老董數言薦在上風可雖一戰勝楚天下終不服也漢王因撫之曰爾鄉老

之言誠為有理寡人即發手書布告天下然後合兵東征

又召董公曰爾等亦欲仕進乎董公曰臣年八十有餘死

期將至幸見大王仁愛及于天下約法三章除秦苛政百

姓莫不引領而來欲大王為天下主也臣等不辭遠來扣

馬上諫以伸此大義非為仕祿而來也漢王大喜各賞白

米一石絹一疋眾鄉老領受拜謝而去于是漢王進洛陽

城即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乃下手書布告天下書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各處將手書分頭發行此時韓信人馬俱會合一處不月

餘諸路兵馬聞手書到日不期而合兵者共五十六萬眾

董公一言之間而人心歸向如此是亦天理之不可泯也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各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

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

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

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

承順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天下歸于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于是背無所倚又斷其臂雖欲不止不可得矣

漢王聚集大小諸將因與韓信議曰今諸侯會兵俱于洛陽甲士五十六萬將軍可以伐楚矣信曰行兵之道先按天時次察地理又看歲星之向背方可行師蓋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三軍之死生國家之休戚實係于此豈可輕舉之乎臣夜觀乾象又推筭大王年命俱尚未利不若休養士馬訓練甲兵少待明年臣敢保其必破楚矣若今年舉

兵臣決不敢奉命王曰前日舉用將軍之時未及兩月將軍即勸寡人東征今關中已得大半較之前日兵勢又大不同將軍反越趨難進者何也信曰大王雖得關中未與項王會戰臣觀項王勢力正在強盛之際今與齊梁爭橫燕趙作梗喜各國分奪其勢延至明年大王乃鼓兵而東乘其敝而與之敵臣知其必勝矣王曰時不可違縱不可失今項王出征在外正當離披之時我乘其懈怠而取之其必勝矣將軍所見不同故乃退遜如此且帶領本部人馬鎮守西秦寡人親統大軍東向伐楚倘有未利將軍急來救援亦將軍之功也張良等近前復苦口極諫漢王益

不聽信曰霸王勇冠天下所向無敵漢將中恐無其對大
王當審時量勢而進切不可輕敵也酈生曰元帥與其預
為謀畫如此不若隨大王一同東征決成大功信曰不然
秦地初附漢兵盡數東行倘或不利人心未保一聞傳報
決復叛亂信領本部人馬鎮守三秦不失根本此萬全之
策也韓信就將大將印交付與漢王領本部人馬拜辭徑
赴咸陽住札漢王遂率領大軍東行隨到郡縣莫不歸附
將近陳留張良奏曰臣故主被楚所滅有韓王孫姬信撫
養諸公子家乞大王傳檄立為王以守陳留即王之藩鎮
也王曰然就命張良持節封韓王孫姬信為韓王諸公子

中有賢能如姬康者封為陳留君使輔韓王張良持節拜
謝王曰先生到陳留封韓王果可兼程趕來寡人欲朝夕
與先生商議伐楚良曰大王凡事當斟酌可否仍須于諸
將中立一大將以約束三軍臣到陳留料月餘即赴彭城
也張良趨陳留不題漢王過汜河三軍各相爭渡推一軍
士落水眾人喧嚷高呼畧無忌憚諸將莫能禁止漢王召
陸賈復諫酈生而議曰軍無紀律以其無大將統之也寡人於眾
諸侯中擇其素有重望者惟魏豹乃魏王的孫時人稱為
賽太公其人可為大將寡人欲以元帥印付豹執掌爾以
為何如賈曰魏豹言過其實恐非大將木酈生曰張良亦

嘗輕豹豹與諸將亦不相得恐難服衆也陳平曰豹雖有才而非大器終不足濟大事王曰魏豹門第素重五世將種較之韓信受辱乞食迥然不同拜為大將豈有不服衆之理耶是日遂拜魏豹為大將豹欣然領受點開三軍調遣諸將人馬啟行赴彭城進發霸王征齊梁燕趙未回彭城乃彭越鎮守漢王遣陸賈遣賈手書往說彭越降漢書曰

漢王手書付彭將軍足下項羽放弑義帝大逆不道已發書布告天下兵皆編素為義帝發喪諸侯聞有此舉莫不同心稱快將軍負膺揚之勇素有大志今乃與逆

賊為臣實為將軍耻也將軍肯從義舉與漢合兵共伐大逆滅功之後垂名竹帛為萬代元勳子孫綿延世享王爵大丈夫之所為自與尋常萬萬不同矣足下其察之

陸賈齎漢手書見彭越越見書大喜曰越聞漢王乃長者即開城迎接漢王進城漢王安撫彭越畢召魏豹調撥諸將預備與楚交戰即入後宮收其寶貨美女盡日置酒高會虞子期急救虞姬投北逃走漢王亦不追趕諸文武將佐心志益懈不聽豹約束豹性躁無涵容鞭撻士卒凌辱諸將士人心多不服項王見虞子期護送姬衆家眷赴楚

不像模樣了

營備說彭越降漢漢王大兵屯在彭城將後宮寶貨美女俱被虜矣項王聞說大怒曰劉邦乃敢奪我彭城虜我後宮誓不與邦並立乃命龍沮鍾離昧領兵攻齊親領精兵三萬人晝夜兼行趨彭城離三十里安營差人下戰書與漢會兵漢王拆書觀看書曰

西楚霸王書付劉邦曰朕封爾為漢王坐守西土帶甲十萬安享天祿亦當知止不自揣究恣肆猖狂侵擾關內所降諸侯皆猥才庸調不足以為捍禦乃爾解戈朕今與爾會戰爾當延頸以試我劍使爾片甲不歸魚游釜中耳速來出敵勿自退悔

漢王觀書畢召示魏豹豹曰王當批迴來日會戰不知楚漢如何交兵下回分解

總評

忽封魏豹人所不服

楚霸王彭城大戰

却說魏豹會集諸侯並各將佐謀士相議遂分兵五隊敵楚第一起殷王司馬卬第二起洛陽王申陽第三起常山王張耳第四起漢王同眾將第五起魏豹自統大兵押後陣分撥已定命司馬欣董翳劉澤守彭城以為應兵次日魏豹慣束停當出城十里布下陣勢以為救援却調轉五

隊人馬前進，六軍鼓譟，兩陣鏖鳴。只見霸王前邊列兩面龍鳳日月旗，旗開處霸王當先出馬，大呼曰：「劉邦與我決戰，漢陣上司馬卬出馬。」霸王曰：「朕不負爾，爾何背反？」卬曰：「大王放弑義帝，悖逆無道，以此歸漢，非反也。」霸王大叱一聲，卬馬倒退數步。霸王就勢一鎗刺來，司馬卬急欲舉刀交還烏騅，走得急。霸王鎗尖早到，卬措手不及，早已中鎗刺于馬下。催動楚兵掩殺漢兵。霸王正追殺之際，申陽二隊已到，就與霸王覲面。見王曰：「爾亦為何背楚歸漢？」陽曰：「漢王有德，天下歸附，不獨陽一人而已。陛下亦回歸降，不負楚王之貴。」王怒，舉鎗便刺申陽。初嘗退避，後霸王攻擊。

愈紫陽笑曰：「我勸爾歸降，爾反刺我，何不自量如此。」遂挺鎗交還戰二十回合，申陽力怯，正欲退後。張耳人馬已到，二將協力來戰霸王。霸王鎗法神出鬼沒，二將不能抵敵。那申陽正掩一鎗，方欲逃走，項王隨手向後心正着一鎗，早已落馬。張耳無心戀戰，急退下陣來。楚兵吶喊追殺。正遇漢王諸將截住楚兵，霸王大呼漢王出陣答話。漢王旌旗映日，金鼓震天，乘逍遙白龍馬，隨從許多將佐。楚王一見，切齒大罵曰：「劉邦想汝不過泗上一亭長，封汝爲漢王，心尚不足，妄動兵馬，侵朕疆界，汝敢與吾決戰三合，吾便束手歸降。如不能戰，當受死馬下。」漢王曰：「爾乃一村夫，恃

爾強暴何足與吾敵哉。霸王拍馬舉鎗直取漢王。漢王尚未走出舞陽侯樊噲。絳侯周勃并柴武斬強盧縮等一千衆將。各舉兵器一擁殺來。霸王抵着方天戟迎着兩刃刀。對着龍泉劍。戰着火尖鎗。征塵蔽日。殺氣冲天。只見霸王精神倍加。力敵衆將。後有項莊桓楚。虞子期。季布各領大兵從後冲殺過來。漢兵大亂。四潰奔走。任扎不定。正當窮迫之時。只見大路一彪軍從後殺來。攔住楚兵。乃大元帥魏豹也。漢王見豹兵到了。心纔少定。却說魏豹出馬正遇霸王。王曰。爾爲何反楚。豹曰。大王左遷諸侯。放弑義帝。天下離叛。臣不敢逆天。亦順命歸漢。請大王急早退兵。乃爲

上策。倘或敗亡。喪大王一世之威名矣。霸王大怒。舉鎗直取魏豹。豹舉鉄搦交還戰。二十回合。霸王按下火尖鎗。忙舉鉄鞭在手。看得魏豹較近。分頭一鞭打來。魏豹眼明。側身一躲。在臂上早稍了一鞭。魏豹伏在馬上。逃回本陣。霸王同項莊等四將揮動大兵。盡力四邊追殺。殺得那漢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是日損漢兵三十餘萬。睢水爲之不流。不一時。又有劉澤領敗殘人馬。自彭城逃來說。司馬欣董已開城降楚。楚兵進城。將太公呂后虜去矣。漢王大哭曰。大兵旣失。太公遭虜。恨不聽韓信子房之言。乃有今日也。後有胡曾有詩曰。

睢水波濤接海涯，古堤寒柳鎖煙霞。至今兩岸誰人骨，盡是高皇敗楚家。

言未畢，四望皆楚兵，金鼓大作，喊聲天舉，諸文武壯士亦不知所往。項史楚兵圍遶三匝，如鉄桶一般。漢王回視，墮身士卒，止數百騎，漸近黃昏，嘆曰：「吾必死于此矣。」雖騰空亦不能出此重圍也。正在危急之際，忽見狂風大作，飛砂走石，自東南而來，黑霧彌空，黃塵四塞，周圍楚兵皆掩面站立不住，驚惶迷亂，四散奔走。漢王見馬頭前隱隱有白光引路，遂策馬前進，行二十里，風色漸息，霸王急整點三軍，不見漢王，眾軍士曰：「大風起後，楚兵散失，漢王不知所

往。」范增跌足曰：「漢邦定走脫矣。」陛下當連夜差人追趕，若不就此時擒住，恐後難遇此機會也。霸王即差丁公雍齒領三千人馬，務要星夜追來。二將得令，向東南大路追趕，却說漢王匹馬獨行，自思若非這一陣大風，決被楚兵虜矣。正思想間，忽後面塵土起處，早有追兵到來，當先乃楚將丁公也。丁公追上漢王，王曰：「邦至此，亦不能逃矣。」但賢者不相厄而相愛也，公如憐我，則當使我遠遁他日得地，決不相忘也。如不念邦之孤弱而就縛之，使遭強暴之楚，為鼎中之肉，邦即束手聽將軍擒也。丁公曰：「今日之事，君之事也。」臣不敢廢大王當策馬南行，臣發數矢以爲追捕。

西漢演義評

卷五

百

之狀使三軍不相疑也。漢王轉身即投東南而去。丁公拔箭咬去箭頭發數矢而回。正遇雍齒齒曰：足下曾見漢王否？公曰：追漢王將近，連射數矢不中，被漢王走脫矣。齒曰：公既追及，豈可容彼脫去？料今相去未遠，務要追及擒來。齒兼程追趕，且說漢王行了一晝夜，人困馬乏，力難支持。天又漸晚，後邊又見追兵到來。王自思：今番必不能逃矣。路傍一枯井，漢王下馬，即跳入井中躲避。雍齒追到，因天晚徑過枯井，漢王知追兵已過，看枯井時亦不甚深，遂拔劍掘土登路而上，爪尋馬在山岡下吃草。漢王急上馬，又行數里，肚中飢甚，遠聞前村犬吠，樹林中早露出燈光來。

雖是下策也說不得

自思此必是村鎮，策馬近前，見是一大庄院，遂扣門。有一老人拄鳩杖而出，開門迎王入庄。老人見漢王紅袍金甲，儀容不同，量必是王侯，即準備酒飯款待，向前動問將軍何處公子，那路王侯為甚到此，願問其詳。王曰：吾乃褒中漢王，因與楚兵在彭城交戰，大敗，迷失道路，天晚無處投宿，有擾貴庄，那老人聽罷，俯伏在地曰：臣素聞大王仁德，天下莫不歸仰，今喜光臨敝庄，十分萬幸。老人又分付重整酒席，款待甚是慇懃。王曰：尊丈高姓？老人曰：敝村有六七十家，臣家姓戚，一戶有五六門，頗有庄地，人就稱此村為戚家庄。今居五世矣。王問老人有子否？老人曰：臣無子。

也，不必直說

止有一女年方一十八歲，昔許負曾相此女有大貴，今幸大王到臣家，願將小女奉侍左右，未知大王尊意如何。王曰：「迺難至此，得款曲留宿，幸也。豈敢望令愛為配哉？」老人遂命女出拜漢王，王看戚氏姿容閑雅，風度妖燒，心內甚喜。遂解玉帶為定禮，老人收訖，復拜謝漢王，又飲數杯。夜深，就與戚氏同寢。次日早起，戚公苦留漢王再住數日。王曰：「漢兵大敗，四散無主，文武將士亦不知所在，我何忍留戀在此待我到一大郡在，定差人搬取令愛。」戚公聞說，不敢留王，遂整頓衣冠，投大路往南而行。行未十里，又見塵土起處，有一簇人馬到來，漢王急藏入大林中，看那來

的人馬，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霸王驍勇，信且畏之，王何不自量，乃爾。

漢王收兵入滎陽

却說來的人馬，乃滕公夏侯嬰也。王見夏侯嬰，便問卿如何得離彭城。侯嬰曰：「臣因司馬欣、董翳降楚，太公、娘娘因在臣舍，死入內，與楚兵對敵，連戰數次，力孤不能救。匹馬出西門，又見楚兵將二位殿下馳在馬上，正欲奔楚營，被臣殺退楚兵，收敗殘人馬數千，救殿下，望南小路趕來，今行兩日矣，不想幸遇大王，且喜二位殿下無恙。漢王大哭。」

曰、大公呂后不知性命如何、要此二子何用、嬰曰、太子天下本也、大王雖有天下、使無太子、無以屬天下之心、王然後召二子、近前相見、語之曰、將軍萬軍中、舍死救汝兄弟、汝當牢記在心、倘他日得地、不可忘大恩也、二子轉身拜謝、夏侯嬰俯伏在地曰、臣託大王洪福、上天庇祐、非臣之能也、是日屯兵於汴河之東、君臣方纔會食、忽小卒來報、沿河一帶塵土冲天而起、有一枝人馬到來、王曰、此必救兵、非楚兵也、言未畢、只見紅旗閃灼、劍戟輝映、旗上大書興劉破楚、大元帥韓信、一箇旗書司徒張良、乃是張良陳平招集敗殘漢兵三萬、打着韓信旗號、一路跟尋而來、到此正遇漢王二人、甚喜、王曰、二位先生、再三諫勸、今年不可興兵、寡人不聽、今果喪師失家、自負惶愧、又得先生領兵救應、深恨魏豹匹夫、智疎才短、用兵無法、五十六萬漢兵被楚殺死三十餘萬、悔無及矣、良曰、大王不必深悔、況此處不可安營、倘楚兵追來、何以禦敵、不若且急趨滎陽、暫屯人馬、再整軍威、仍以韓信爲帥、以雪睢水之恨、王曰、然、遂催兵赴滎陽、大路來守滎陽者韓日休也、聞漢兵至、卽出城迎接、漢王同張良等進城、屯住人馬、數日內樊噲、周勃、王陵等一千衆將陸續通到、魏豹惶恐、徑赴平陽去、訖、丁公雍齒領兵回見霸王、奏說劉邦逃遁、追趕不及、范

此正遇漢王二人甚喜王曰二位先生再三諫勸今年不可興兵寡人不聽今果喪師失家自負惶愧又得先生領兵救應深恨魏豹匹夫智疎才短用兵無法五十六萬漢兵被楚殺死三十餘萬悔無及矣良曰大王不必深悔況此處不可安營倘楚兵追來何以禦敵不若且急趨滎陽暫屯人馬再整軍威仍以韓信爲帥以雪睢水之恨王曰然遂催兵赴滎陽大路來守滎陽者韓日休也聞漢兵至卽出城迎接漢王同張良等進城屯住人馬數日內樊噲周勃王陵等一千衆將陸續通到魏豹惶恐徑赴平陽去訖丁公雍齒領兵回見霸王奏說劉邦逃遁追趕不及范

增曰：邦雖敗，韓信尚未遇敵。昨用兵者，魏豹也。其人言過其實。劉邦不知而誤用之，所以戰敗也。若韓信用兵，陛下不可輕敵。霸王笑曰：韓信在楚，已見其才矣。亞父何言之過耶？若有大才，昨同劉邦到彭城，無睢水之敗，觀此又何遠慮？增退後，左右來報司馬欣、董翳、拘太公呂后來見霸王曰：封爾兩人于中秦要地，爾見章邯失守，不協力往助，却坐觀勝負。纔漢兵一到，遂乃歸降。今見劉邦兵敗復又降楚，反覆小人，要爾何用？命左右斬訖報來。不一時，斬司馬欣、董翳于轅門外，懸頭號令。隨喚太公呂后到帳下，王怒曰：汝子劉邦封為漢中王，不安分奉職，乃敢入寇關中，侵

我封土，一人叛逆，九族當誅。汝等捉來難免一死。范增急出止之曰：不可。劉邦新敗，韓信尚在關中，倘復興兵，當以太公呂后為質，使劉邦係念于此，終難以決勝負也。如若殺之，益結讐恨矣。霸王遂留太公呂后，付虞子期收管。復領兵還定齊地。齊王田橫久為楚兵所困，見霸王新破漢軍，威益振，遂開城歸降。齊地復屬于楚矣。霸王仍都彭城。彭越見漢兵敗，徑投大梁，領本部人馬與漢合兵。共據梁地。楚遣龍沮統兵伐梁，未下。英布因前追太公呂后來，師回見霸王被楚叱辱，回守九江。一向與楚有隙，不題。却說漢王屯兵滎陽，招集人馬，軍勢復大振。一日與張良等

計議曰：今漢兵雖少，振但三軍無大將約束，恐難調用。韓信因前奪帥印，一向通無消息，知寡人新敗，亦不遣兵救。援此時復取用寡人，負愧亦不足以服其心也。先生有何妙策，使韓信自來投見，因就而用之，足以制服其心？良曰：此亦不難。臣往說之。當交韓信自來投見，但韓信可當一于房舉存自是不同面信之外，有九江英布、大梁彭越，若得此三人，楚必敗矣。王曰：英布乃楚臣，何以使歸我？良曰：布雖楚臣，近與楚有隙，每持二心，苟使一能言之士往說之，必歸漢矣。王曰：誰可為九江使，往說英布？隨何曰：臣請一往說之。于是漢王大喜，即令隨何領從人往九江而來。何到九江，隨投館于

府對門，整衣投見英布，布召謀士費赫計議。赫曰：此必漢王因敗睢水，無以與楚為敵，今差隨何下說詞，欲大王歸漢。大王且辭以疾，不可輕見。庶漢知重也。布遂分付門吏，着漢使且暫回，容吾疾愈，召來相見。門吏傳命出，隨何自思：此必謀士費赫阻英布不相見也。未說英布先智費赫，即轉身到費赫門首，候費赫到家，通報請見。赫曰：此是隨何，因不得見英王，却欲來見于我，下說詞也。遂下階迎隨何，升堂相見，禮畢。赫曰：大夫此來，為何？隨何曰：漢王新敗，中其榮陽諸將各歸鄉里，某乃六安人，久思父母之邦，欲歸來拜掃墳墓。今過九江，慕英王威名，特請一見王，乃疑

我爲漢使辭疾不見我欲徑往六安恐王之疑終不釋也
來見大夫幸與轉達之且英王坐鎮九江且當折節下士
吐哺求賢爲當代明王使天下瞻仰大夫亦不失輔弼之
道今某慕義而來拒而不見使四方之士聞其倨傲如此
孰肯來與之游乎善佐主者不可坐視而不言也說得費
赫坐立不定遂置酒相待從容言曰賢公且暫住一宿明
日與英王相見何曰某不勝酒力卽辭謝回下處明日一
見英王卽欲回家探父母也次日費赫見英布備說隨何
非漢說客乃歸鄉探親經過九江慕王威名欲來請見也
布曰人慕名來見我拒之非禮也卽差人請隨何相見隨

何暗思英布費赫中吾計也同差人來見英布布下座以
手扶隨何陞堂相見畢讓隨何側坐費赫退後亦曰先生
事漢日久必知漢王前日睢水之敗緣何不用韓信見今
聞滎陽屯兵欲何爲哉何曰前日漢王發手書布告天下
諸侯爲義帝發喪兵皆編素天下諸侯聞書到深惡霸王
放弑義帝皆願助漢伐楚漢王以此留韓信鎮守三秦以
爲根本不想霸王密差人持書遍告天下諸侯放弑義帝
者九江王也其罪盡歸大王以此諸侯深怪大王而不助
漢王齊梁燕趙共欲起兵與大王爭橫嘗謂弑逆之罪古
今大惡楚一旦加惡名於大王王尚恬然而不知倘諸侯

西漢書評 卷五
會兵而來天下皆以大王爲極惡王雖家喻戶曉而人不信也大王何立身于天地間哉布起身向非指而罵曰江中放弑義帝實羽主之也我不過隨其使令耳今將此惡名反歸于我我一人而何以當萬世之訛誚耶何急止之曰大王息怒恐左右聞之傳入彭城霸王必加罪譴布曰某嘗自思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墓放弑義帝此三事乃霸王所使心每負愧惟恐天下諸侯他日以爲借口不意今項王乃歸之于我我雖瀉長江之水罄南山之竹而人不能知我心跡也爲之柰何何曰大王欲白心事此亦無難但同力助漢合兵伐楚明正其罪清濁自分矣若今坐守

九江倘漢王同諸侯合兵而來共討前罪大王見今受楚之封爲楚之臣雖有言不能辨也以臣愚見不若捲甲休兵屬意于漢使天下諸侯知楚負弑逆之罪而不歸咎于大王則大王洗惡名而爲討賊之舉矣豈不爲長策哉涼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以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枉救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布前席附耳曰我近日與楚有隙亦欲洗此素恨深知漢王乃長者實欲有心往從之也先生少待數日當計議同先生一行言未畢左右報曰楚使齎霸王詔

書至矣，布急接詔，詔曰：

君國舉兵，臣惟協助，心膂之托也。九江王英布，坐守江淮，偷安自逸，楚兵伐齊，假病不起，雖水會戰，坐觀勝負。朕勞軍旅，久未一言奉慰，失君臣之義，非同游之好。恃爾武勇，恐羅狂逆，往問三罪，爾當知警。自今會兵伐漢，星夜前來，毋悞。故茲詔諭。

英布看罷詔書，沉吟不言。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矣。何得發兵助楚耶？」楚使便問爾何人。何曰：「某漢使隨何。已約會與大王同力伐楚，共誅暴逆。為義帝發喪，爾尚不自悟耶？」楚使見英布不語，又聞隨何之言，知不諧矣，急欲下

堦而走。隨何曰：「大王觀楚詔，已有殺大王之意，欲以絕天

下諸侯之口，使弑義帝之罪盡歸大王可知矣。大王何不殺楚使，以示助漢攻楚之意耶？」布亦大怒，遂拔劍將楚使一劍斬之，遂扯碎詔書，即點兵同隨何歸漢，未知如何。

隨何一言賢于十萬兵

張良智韓信伐楚

且說隨何這一篇話，說英布歸漢，布即召費赫點關人馬，管領家眷一同赴滎陽大路來。後史官有詩曰：

弑逆滔天罪莫逃，一言能自動英豪。干城捲甲歸劉氏

爭得江山屬漢高

英布同隨何至滎陽來見漢王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
 布深自懊悔乃與隨何曰我被爾騙來歸漢我乃一國王
 爵相見之際畧無一毫禮節之意使我進退兩難不若自
 殺以見我之不智也隨何急止之曰漢王宿酒未醒少間
 請相見自有殊禮大王不可性急布出與張良陳平等相
 見各有居止屋舍帷帳器用極甚齊備飲食供給與漢王
 無異布又大喜少間諸文武將士同英布入見漢王漢王
 禮意謙恭談笑豁達君臣相與畧無嫌疑布思漢王長者
 適間幾自誤也

史臣曰漢王以英布先分爲王恐其妄自尊大故峻禮
 令其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
 心豈明此之道不過戰權道也國之習氣耳駕馭英雄使莫測淺深此高帝所以鼓舞一
 世而唐宋以來所不及也雖然此特用于韓彭英布之
 流可也若夫伊傅之儔一言未合則望望然去矣敢以
 踞禮見之乎此三將所以他日見殺固自取之也

自英布歸漢後漢王益兵三萬屯扎成臯復遣使入大梁
 會彭越使絕楚糧道却說楚使被英布殺了有隨從人逃
 回奏霸王說英布扯碎詔書殺了楚使領兵已歸漢矣霸
 王怒曰黥面賊乃敢如此卽分付諸將整點人馬擇日啟

行誓誅此賊就擒韓信以為叛逆之戒范增諫曰此一時之小忿耳請陛下息怒且暫訓練兵馬約會天下諸侯迎

言一不下易

一韓信勦除彭越通楚糧道此為上策若破韓信之後還入三秦建都咸陽諸侯拱手英布等諸將不足慮也霸王

遂止却說漢王召張良曰前日先生曾言往說韓信着自來扎見今英布已降彭越歸附止韓信未即來見煩先生

一行良曰臣明日就行聞蕭何在咸陽運糧臣就同來見大王漢王大喜次日張良辭王赴咸陽來一日將晚進咸

陽先來丞相府見蕭何何聞張良至即整衣出迎相見甚喜備叙久濶之情置酒相款因問韓信在咸陽消息何曰

信自洛陽歸來終日鬱鬱不樂前日備說漢王不納忠諫奪印用豹不念破三秦取咸陽之功後聞睢水之敗遂杜

門謝客某屢次上門亦不相見必欲漢王親來以重其望似非人臣之體先生此來恐亦難見也當以何法使信起

何託存信信必德何此時向以君臣之道委與曉諭之信安得不升從乃不出此而從為詐此時使有媒之手之

用良附耳與蕭何道數句何曰此計甚妙于是蕭何即出

何待他日未與之語哉十口不咸陽四門張挂曉諭軍民人等各挨門順序寫一家男子幾名婦女幾口開載明白星夜攢造戶口文冊立等

授獻霸王一邊揀選善書者數百人立等寫冊閩動一城軍民盡說漢王因睢水兵敗父母遭虞要將關內所得郡縣盡數歸還因此差張良同楚使來咸陽相府攢造各處

戶口文冊韓信聞此消息尚猶豫不定差人城內打聽家回說張良已來數日見令揀選寫字人通在丞相府伺候委的挨門抄寫戶口實是降楚信曰且再待一二日看如何此或是張良見識賺我起兵伐楚故來此作聲勢左右曰此事恐是實事見有告示張掛四門豈有虛說言未畢忽有人來報有人在門首要抄寫元帥戶口信曰我是元帥難同百姓差人便說造冊不分官戶軍民皆要抄寫上冊只是開載何爲官戶何爲民戶內自明白今須通要入冊請元帥作速開寫立等造冊楚使在府急燥蕭丞相甚是懊惱信曰且着來人去別戶抄寫待明日再來亦不快其人哀告不肯離門便說若留下元帥這一條空行又不知戶口多少似難攢造只是今日費元帥一時舉筆省我們明日復來韓信聞這話暗思漢王用我一塲費了許多力方取了關中今一旦復歸於楚我今不起兵者只恐漢王不知重要他着急必是持節或是親來取我那時起身諸將方心服不想今要降楚我須親見蕭何張良看他有何說隨卽喚左右備馬伺候往丞相府議事擺列儀從前呼後擁旗旄甲士左鈇右鉞光耀耳目兩邊軍民人等看見韓信威儀盡道元帥定是不肯降楚與丞相計議不要造冊我等復有生路矣若是降楚倘霸王到來我等皆

西漢演義卷五
二五

西漢演義評 卷三十三
被阮之矣。韓信一路聞人言方信漢王實是降楚先差人報知蕭相國却說蕭何聞韓信自來遂與張良笑曰此人果中吾計矣。卽分付左右催僮寫字人兩邊伺候造冊只見韓信下馬蕭何出迎叙禮畢何曰前拜元帥數次不遇信曰信因主上廢置不用退處閒居羞見丞相何曰元帥屢諫不可東征主上不聽因而不用元帥而用魏豹以致敗績其過在主上而不在元帥元帥何羞之有信曰適聞漢王遣子房來欲將信所得關中之地歸降霸王此意何謂何曰睢水敗績主上尚不著緊但太公呂后俱被虜去以此願將所得關中之地歸降以贖太公呂后耳諸將又

要與楚對敵不欲歸降謀士又要主張歸降以爲便利兩處各議不定子房之意只要將原得郡縣仍還于楚却歸韓國不失世家之貴因此帶領楚使催造戶口文冊報數歸降其亦主張不定只得依王命攢造信曰丞相何見之偏耶我自離褒中仗主上威德已得關中七八矣睢水之敗一時之誤耳太公娘娘信見彼如照面不知子房料楚留以爲質終有歸漢之日決不敢傷害縱項王暴橫范增亦不肯壞太公恐爲天下非議也三秦留陳豨等把守某願統本部兵馬務要復睢水之讐取太公還國丞相決不可造冊恐驚疑人心非細故也張良從屏風轉出見信施禮畢便說適聞元帥之言

誠為確論，但恐項王勢重，范增有謀，復有睢水之禍。那時
反致人耻笑。太公娘娘俱不得還我，等性命恐亦難保。不
若今日降楚之為愈也。信曰：先生何昔日以某為可用，今
乃相鄙如此？韓某視楚如拉朽之易耳。良曰：元帥亦不可
以為輕敵。我看范增用謀如神龍，且勇冠諸將。楚王信而
用之，恐元帥不能禦也。信起身言曰：我若不斬龍且，擒范
增，誓必刎此首，以為先生溺器也。良曰：今不造冊恐主上
怪責，將何以為言？蕭何曰：某亦何以復命？信曰：二公不必
執一，某即同二公赴滎陽。見漢王，管交二公無事。茶罷，信
起身相囑曰：明日願同二公星夜偕往。楚使亦當殺之以

彰其威。何曰：不可。兩國相爭，不斬來人，雖殺之無益也。信
曰：然。蕭何即將攢造之人，盡數打發出丞相府。韓信告辭
回宅，街市居民盡道今日我等得生，多虧元帥回阻丞相
不降楚矣。信聞之甚喜。次日整點本部人馬，同蕭何、張良
星夜赴滎陽來。史官有詩曰：

闔門自重隱深機，為恨高皇昔已非。違約不來難發詔，
子房神筭遣東歸。

却說韓信人馬到滎陽，張良先入城見漢王，備說智賺韓
信一節。今已起兵前來伐楚，大王只依臣言如此如此。王
大喜，隨有左右來報蕭何、韓信在外伺候來見。二人入內，

王曰不聽將軍之諫果有睢水之敗今喜遠來甚慰我心
又安撫蕭何曰自褒中相別多得丞相撫治百姓僨運糧
儲軍不乏用皆公之績也何曰仰託大王洪福地方鎮靜
又喜得關中之地雖有睢水之敗終可復也韓信至前俯
伏曰臣蒙大王命鎮守三秦且喜盜賊屏息各郡縣安撫
無事一向臣多病退居咸陽未得發兵救援睢水之敗昨
因子房到咸陽欲將關中之地仍還于楚臣聞此不勝驚
惶臣仰賴大王威德得復關中未及數月豈可因一敗而
遽降于楚使天下諸侯聞之決然耻笑王曰大兵既失太
公被虜又聞齊燕若臣俱以奸術相愚奸笑奸笑數大國皆降于楚楚勢益勝况將軍一

人之力恐難為敵以此致書項王項王亦曾對漢使曰韓
信遇老輩章邯尚敢出頭若遇我兵則逃避南山之下眉
目不敢舒也隨遣楚使要所得關中戶口子房因往咸陽
會蕭何星夜攢造冊籍投獻以我之見似為長策我料將
軍前日下三秦之時未遇勅敵若見前日項王睢水大戰
立敵漢將六十餘員將軍膽落地矣韓信聞王言面赤大
叫曰大王長楚之威風滅信之銳氣信今統本部人馬只
一陣要破楚王片甲不歸生擒獻俘于堦下王起身曰將
軍既要破楚有何妙策願聞金玉韓信近前道數句言語
便要破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纔是君臣一德漢家光景獨不然
用車戰韓信勝楚

却說韓信向漢王曰臣在咸陽製戰車數百輛預備伐楚
昨已差人轉運赴滎陽來臣聞兵家嘗曰平坦之地可用
車戰山險之地可用步戰攻擊追襲可用馬戰隨地利而
作用各有不同臣見滎陽城外三十里遠有地一段甚平
坦可用車戰臣所製戰車正當用于今日管交楚兵大敗
項王可擒也王曰車何取用請將軍言其畧信曰製車之
法取用常車接其衝扼駕以一牛布爲方陣四面皆然車

上置鎗二枝以蔽車面後設水器以防火攻士卒前行各
置鎗盾士卒後行各持弓弩如賊至令卒上車每車載四
人皆持弓弩車陣之內數十步相連六車或駕四牛上以
重屋以施勁弩賊至擊鼓爲號以射之楚兵不能犯乃出
騎兵以擊之方可大勝也况一車能當十騎十乘能敗千
人用車所以使軍勞行則可以載糧止則可以爲營衛或
冲厥陣彼兵必潰或塞險隘彼虜難逃平坦之地故宜用
車戰可以制勝也漢王聞信言大喜復召匠人仍照原樣
造車三千輛准備伐楚于是韓信出滎陽城外安設營寨
召諸將密授奇計各認地方每日操練軍士教習車戰兩

月之內、作用如法、各處逃移、軍士漸次歸附、蕭何辭漢王、告回咸陽、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補其缺伍、漢兵復集五十餘萬、信入城、秦漢王曰、軍士已訓練齊備、倘以楚使至者、就以戰書付項王、以激其怒、使彼自來、王曰、昨有楚使假傳陵母之言、欲王陵歸楚、王陵知母大賢、又無手字、因此不信、楚使尚未起身、何不以賂買囑、使彼將戰書稍去、按下何如、信就邀楚使至公館、置酒相款、因屏去左右、信曰、我本楚臣、心常在楚、有一問安表文、煩公密切投上、楚王、我不久亦欲仍歸于楚也、遂贈黃金二十兩、爲路費、其人曰、我雖奉王命、召王陵、其實打聽將軍消息、若今得將軍表文、霸王決喜、他日將軍亦不失封爵之貴也、臨行信又分付、切不可與他人見、但只可與楚王開拆、汝若負我、他日歸楚、恐難相見也、其人歡喜領受、暗藏身邊、拜謝、回見霸王、密將韓信之言、奏知、却將所付表文、獻上、項王拆書觀看、書曰、

漢大將軍領東征大元帥事韓信上書

西楚霸王麾下、昔日信雖歸楚、官授執戟、後共立懷王、百司執事、皆北面尊爲義帝、信非楚臣、亦明矣、不意大王獨霸西秦、恣肆暴橫、放弑義帝、天下切齒、信欲仗劍以誅大逆、而報君父之讐、但力微勢小、恐難爲敵、乃投

告漢王名正其罪詔布天下其伐無道信兵在扎咸陽
漢王先臨睢水誤入陷寨兵遭屠戮今信統率三軍衣
皆縞素試武滎陽爲義帝報仇懸頭兩觀之門逼死馬
陵之道信之願也王其察之

霸王看罷信書勃然大怒曰

信知其必怒

霸王看罷信書勃然大怒曰勝夫乃敢戲毀朕躬如此若

不殺此勝夫誓不回師卽傳旨盡起傾國之師赴滎陽與
韓信對敵史臣有詩曰

一封書到重瞳怒數萬雄兵指日休霸業無成終作燼
只因私忿中奇謀

范增聞知急來諫曰此韓信激陛下動怒彼必伏兵四圍

使楚軍入其籠中而擒之也陛下勿動聖怒當徐徐圖之
可也霸王曰堪恨勝夫啜誘楚使假作降書意要通朕知
道如此欺侮十分可恨朕意已決爾等不可執一攔阻范
增見霸王去意已決不敢再諫遂起兵赴滎陽來不題却
說韓信書已發付楚使復回城外調撥本部人馬忽見張
良陸賈帶領樊噲諸將齎漢王手詔并元帥印到營韓信
少此一畏不得
急接詔開讀詔曰

嘗聞將者國之司命將得其人則國有依賴苟非其人
卒至敗亡而安危所係非尋常也卿韓信才兼經濟學
貫天人屢建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豪傑也前遣

鎮守三秦誤用魏豹爲帥，乃至喪師睢水。今已奪豹印，罷斥閒居大將之位。久虛國事，特茲命卿復掌元帥印，統率將士伐楚。益竭忠貞，勿負委託。故茲詔諭。

韓信開讀詔命，畢與張良等相見，將元帥印收付訖。張良隨辭信，復漢王命。次日韓信入城謝恩，回營調遣諸將，伺候楚兵到來。却說霸王留范增守彭城，帶領雄兵三十萬，離滎陽五十里下寨。先使季布、鍾離昧領一枝人馬探聽漢兵消息。韓信早有人來報楚兵離五十里下寨。今差季布、鍾離昧先來探聽。信曰：且未可對敵。扎營按兵不動，先設車陣四邊。陳布停當，候霸王到來，方可出戰。爾諸將照

我前日分付，不可擅離地方。各聽候節次應用，毋得錯亂。衆將依令前去。有季布、鍾離昧探聽漢兵不見動靜，只得回軍。來見霸王曰：漢兵沿城俱列旗幟，各有營寨，不見一卒往來，不知何謂。霸王曰：此韓信按兵不動，待我兵到，彼却舉暗號。那時人馬方與我對敵。爾等且照各營扎住，待等對敵之時，隨撥應變。各來救援。諸將曰：謹遵陛下之命。霸王親領一枝人馬，帶領桓楚、于英、項莊、虞子期四將，左右護從前來。與韓信對敵。韓信陣勢已預先擺布停當。單等敵軍到來。項王一馬當先，韓信門旗開處，與項王相見。信曰：自與大王咸陽相別，今又在此相見。臣甲冑在身，不

敢行禮。霸王怒曰：爾前日以言戲侮朕躬，今日相見，決箇勝負。舉鎗直取韓信。信韓信原方戰項王不過不敢對敵，虛掩一鎗，往東便走。霸王曰：勝夫既來出戰，未經對敵，便要逃走，務要追襲勝夫，立誅此叛賊。以雲前日之恨，揮動後哨人馬，催趲追趕。季布、鍾離昧急策馬向前，言曰：韓信不戰而走，此必誘軍之計。陛下當勒兵且回，察其虛實，觀其動靜，然後遣兵追襲。庶不墮彼奸計。霸王曰：我自會稽起兵以來，累經數百餘戰，未嘗退後。今日見勝夫却乃勒兵自退，使天下諸侯笑我之怯，不聽二將之言，急催人馬追趕霸王，追得緊，韓信走妙策得緊，霸王追得慢，韓信走得慢，趕到京索河，信過橋舉

鎗立于橋頭。霸王忿怒也，過橋諸楚將催人馬尾于後行。未二里，橋已拆斷，水勢大作，前面不見韓信，後軍來報橋已拆斷，水勢甚急。後軍一半未得過河，霸王知是中計，急着前軍且暫住一言，未了，四面砲聲不絕，戰車圍繞將楚將困住，箭如飛蝗，眾軍士站立不住。霸王傳令乘陣勢，纔立諸將作急催動人馬攻搶出陣，若立定則難動矣。諸將奮力向前攻打霸王，押後催督人馬一擁前進。早有人來報四面戰車合湊圍遶如鉄壁，銀山一般，攻打不動。反被漢兵殺傷死者不可勝數。諸將近前曰：戰車不比人馬，尚可冲擊，今被四面圍遶如鉄桶，相似人馬不敢近前如何。

攻打得出，霸王聽說無可奈何，正在危急之際，有季布、鍾離昧因見霸王追趕韓信，諫止不聽，却領本部人馬從京索迤南小溪口僻路，達到霸王前面，以防奸計。方纔到京索河，果見車戰圍困楚兵，不能得出。有漢將祖德領一枝人馬阻南路，不容季布、鍾離昧近漢陣。二將奮怒舉兵器直取祖德。祖德拍馬舞刀交戰三匹馬，戰在一處。鬪二十回合，二路夾攻祖德勢不敵矣被季布一鎗刺死。祖德于馬下追殺漢兵，直趕到營陣邊，見四圍俱是戰車，密排不得入。季布曰：若不乘勝追殺入陣，楚兵如何得出？揮動楚兵，捨死近前，殺入陣來。裡邊楚兵見外邊有救兵至，助起軍威來，吶喊往外攻殺。只見車門冲開一處，楚兵得空，便一擁往外殺出。接着季布、鍾離昧人馬合兵一處向南且戰且走。早被車戰戮傷于英射中楚桓霸王一騎馬，冲出方纔得去。只見正南柴武、酈商、東南傅寬、付弼、正東李畢、洛甲、西南靳歙、盧縮、正西周勃、周昌、西北薛歐、陳沛、正北紀信、王陵、東北辛奇、曹參一十六將圍遶上來。霸王同眾將協力抵敵，三軍混戰一處。漢將中一人落馬，乃東北陣上大將辛奇也。辛奇正戰之間，奇有斬帝之勇而死于羽手被霸王一鎗刺中，遂死於馬下。曹參無心戀戰，退回本陣。霸王乘勢同眾將冲殺出來。韓信大兵自東北復又圍遶上來。季布曰：此處無路回兵，不若還從小溪口奔回。

見車門冲開一處，楚兵得空，便一擁往外殺出。接着季布、鍾離昧人馬合兵一處向南且戰且走。早被車戰戮傷于英射中楚桓霸王一騎馬，冲出方纔得去。只見正南柴武、酈商、東南傅寬、付弼、正東李畢、洛甲、西南靳歙、盧縮、正西周勃、周昌、西北薛歐、陳沛、正北紀信、王陵、東北辛奇、曹參一十六將圍遶上來。霸王同眾將協力抵敵，三軍混戰一處。漢將中一人落馬，乃東北陣上大將辛奇也。辛奇正戰之間，奇有斬帝之勇而死于羽手被霸王一鎗刺中，遂死於馬下。曹參無心戀戰，退回本陣。霸王乘勢同眾將冲殺出來。韓信大兵自東北復又圍遶上來。季布曰：此處無路回兵，不若還從小溪口奔回。

大營少得寧息，再作區處。霸王曰：說得是，急調轉敗殘人馬，跟着季布、鍾離昧從原來舊路奮力殺出，到得小溪口，天色漸晚，四邊喊聲不絕，奔到大寨時，楚兵盡被漢兵殺散，止留空營。霸王曰：空營如何把守？倘漢兵復又圍遶，恐難抵敵。不若星夜回彭城，再起人馬與漢決戰。言未畢，漢追兵又到。霸王急回衆將曰：這勝夫已困楚兵數日，尚不知止。今却又來追趕，不若協力大殺一陣，以雪其恨。衆人併力復要迎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韓信用車戰以禦敵者，攻敵也。其畏楚之心，却在此中。

許負說魏豹友漢

却說霸王諸將復要迎敵，漢兵鍾離昧止之曰：不可。韓信變詐百出，楚兵新敗，已挫銳氣。若復迎敵，先自畏怯。兵法云：畏敵者凶。況漢兵勢重，徒喪兵馬，恐無益也。項吏忽見喊聲大作，金鼓震天，漢兵遍地而來。楚兵如何抵當？早先奔走。霸王猶自立馬橫鎗，截殺漢兵。忽然一箭射來，正中霸王掩心鏡。霸王吃了一驚，撥轉馬急向東便走。隨從將士不上數百騎，背後漢兵追趕，連絡二百餘里。霸王一晝夜未曾停止，天又落雨，甚是狼狽。忽見大林中早有一枝人馬到來，爲首一員大將，乃蒲將軍也。奉范亞父將令，領

兵三萬前來接駕馬上大呼曰臣甲冑在身不能行禮請
陛下先行臣當漢兵蒲將軍勒馬橫刀當住漢兵正遇大
將李畢洛甲各舉兵器來敵蒲將軍三匹馬戰在一處戰
二十回合蒲將軍奮怒一刀斬李畢于馬下洛甲便逃走
蒲將軍急拈弓取箭一箭射死洛甲乘勢殺散漢兵後陣
見楚救兵至傳報入中軍韓信曰窮寇勿追兵家所忌我
一時見不到處遂到損折二將吾之過也傳令且着漢兵
暫住却說蒲將軍見漢兵退後不敢追趕徐徐回轉人馬
至夾河赶上霸王屯兵扎營畢請霸王陞中軍坐定蒲將
軍朝見奏曰范亞父因見陛下輕敵韓信恐有不虞隨差

臣領三萬人馬從大路急來救應幸遇陛下臣仰仗威德
殺漢二將漢兵已退亞父臨行再三分付韓信不比尋常
須當隄備臣以此不敢追趕霸王曰朕自數年經戰何止
幾百陣未見今日敗井如此幸賴亞父遣汝救援得脫此
難不然幾敗不可救矣季布曰請陛下回兵此處恐漢追
兵復至我兵勢弱力孤糧餉不及難與為敵也霸王起兵
急回彭城招集陸續敗殘人馬折兵二十萬召范增曰悔
不聽亞父之言果有此敗今復如何增曰臣聞魏豹逃回
平陽終日恐漢王記恨睢水之敗意欲糾合人馬復反漢
歸楚陛下若差一舌辨之士用數句言語鼓動其心必反

漢矣。豹若反漢，韓信必統兵破魏。陛下却乘虛領大兵襲
滎陽，那無準備？決難支持。陛下可獲全勝矣。王曰：此論甚
妙。差何人說豹反漢？有尚書令項伯近前奏曰：臣與一相
士許負交善。此人見在平陽，與魏豹最好。豹每有大小事，
卽着許負相看。魏豹無不聽從。臣寫一封書，差人與許負
通知，令彼說豹豹平日志向未定。若許負一言，豹卽聽從。
此計如何？增曰：若果許負一言，魏豹決然反漢。項伯卽時
修書，差一的當小卒密藏書在身邊，前往平陽跟尋許負。
許負在平陽甚有名，一問便知下處。小卒到許負門首，詢
問家僮許公在否。家僮曰：公在中堂間坐。小校曰：有故人

來下書。僮傳入，公曰：着進來。小校持書上見許負，拆書見
書中言語，欲許負用言智賺魏豹反漢歸楚。許負沉思，霸
王勢重，又兼項伯平日情分，須當依從。當日就往魏豹府
前伺候，門吏報知魏豹。豹曰：吾久欲許公一相，以決其志。
不意自來，甚合我意。卽召入，與許負相見，禮畢。豹曰：連日
正要請先生相看，近日氣色如何？負暗思：正中吾計也。負
曰：大王未曾用酒，方好看氣色。豹曰：自早起獨坐，未歸寢
宮，神思清爽，正好先生一看。許負請魏豹向明坐定，細看
半晌。其間白氣滯，氣滿一面，無可取，豈非賤相。白氣侵于天倉，滯氣雜于中正，日月欠明，水土
失位，滿面通無，可取許負尋思：若是實說，上違霸王之命。

下負項伯之情，遂將實意隱而不說。却對豹曰：據大王貴相紅黃滿面，喜氣重重，百日之內，大王馬到成功，大業立就，遷移吉地，位當九五，不但王爵之尊而已。豹聽說甚喜，曰：若如先生之言，某當重報許負。又曰：臣望大王之后宮，旺氣尤勝，豹曰：正欲先生后宮一看，負曰：願往觀之。魏豹復邀許負至後宮，請薄后出中宮，許負一見，便拜伏在地，曰：娘娘貴不可言，他日當母儀天下，臣言不謬也。豹暗喜，我既大貴，而夫人安得不母儀天下者乎？遂重賞許負去。訖，即召大夫周叔計議曰：前日漢王用我為大將，不想兵敗于睢水，被漢王痛辱我一場，將帥印奪去，貶我關隴，今

却復拜韓信為帥，一陣殺霸王雄兵二十餘萬，終日對諸將百般罵我，早晚要來害我，豈肯被他陷害，正好乘此時反漢歸楚，犬亂一場，急趨咸陽建都，與楚漢三分天下，爾以為何如？叔曰：不可。漢王寬仁大度，天下歸心，又兼韓信用兵如神，雖霸王強勇，尚不能及。况大王兵微將寡，勢孤力弱，恐難與爭鋒。不若專意事漢，保守平陽，不失魏地，此亦人王之極。大王又何他望？取豹曰：天命有在，不拘強弱。許負之相，決無虛語，非爾所知也。叔曰：先論人事，次言天理，苟輕信相士妄誕之說，遽乃興兵，亡身喪家，在此一舉。大王幸察之。豹怒曰：吾欲舉兵，爾敢出此不利之言，必與

漢有私欲泄我機耶。叔曰：臣事大王日久，今日之言，乃忠言也。大王不聽他日當思臣言也。豹遂叱退周叔，即整點人馬十萬，命植長為軍師，柏直為大將，馮敬為騎將，項它為步將，把守平陽關。上表復降于楚，漢王聞知，魏豹反漢，笑曰：匹夫雖反，無能為也。當即遣將調兵，急宜誅此賊輩，以絕後患。酈食其曰：大王人馬破楚新回，尚未休息，今復舉動，恐甲士疲勞，非恤軍之道也。臣平日與豹有舊，願在正說之。如彼不從，大王起兵征之，未晚也。王曰：如先生以言能伏魏豹，不反，乃萬金之力，千城之功也。酈生遂辭王，徑赴平陽見豹。豹曰：故人遠來，欲為漢作說客也。酈生

曰：某來此，非為身謀，實念故舊之情。陳說利害，如可從，則從，如不可從，任大王為之，何必疑為說客也。豹曰：請先生言之。酈生曰：心不可兩持，事不可反覆。兩持者多疑，而取敗。反覆者輕舉而取辱。大王以前日降漢為是，則今日事楚為非也。若以今日事楚為是，則前日降漢為非也。顛倒是非，反覆不定，必致取敗。况當今事勢不知者，以楚為強，而能審察天下之安危者，必知楚當亡，而漢當興也。漢寬而楚暴，漢智而楚愚，不待辨而自明矣。今大王歸漢，誠為得計，乃復歸于危亡之楚，是何顛倒反覆之不定耶。以其之鄙見，不若罷兵息爭，專屬意于漢。漢成大業，王可永保。

富貴也。豹曰：漢王嫚罵無禮，吾實耻之。既已動念，復難相見也。大丈夫當自創立，豈可碌碌居于人下乎？使蘇張復生，此心不易也。酈生知豹不可說，遂辭回。見漢王，備言魏豹不欲歸漢。漢王問魏之主將誰也，食其對曰：栢直。王曰：是人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騎將誰也？對曰：馮敬。乃秦將馮無擇之子也。王曰：是人雖賢，不能當吾灌嬰。步將誰也？對曰：項宅。王曰：不能當吾曹叅。吾無患矣。於是命韓信灌嬰曹叅領十萬精兵，由安邑臨晉趨西魏，擊豹。未知勝負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